

国图藏《曲谱大成》所见南戏佚曲辑述

李晓芹

清代佚名编《曲谱大成》未见刊本,有稿本、抄本存世,首都图书馆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、中国国家图书馆皆有藏本,然均非完帙。首都图书馆藏三种:《曲谱大成》,不分卷,稿本,8册;《曲谱大成摘抄》,不分卷,稿本,4册;《曲谱大成》,不分卷,抄本,1册,此抄本与《御制律吕正义续编》装订在一起。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抄本一种,它与首都图书馆藏本皆有工尺谱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,无工尺谱,系郑振铎先生原藏本(简称“郑藏本”),共计15册,收曲文717支。笔者整理郑藏本时,发现其中有未见于相关著作之南戏佚曲以及《荆钗记》、《琵琶记》之异文,兹予说明。

一、《刘文龙菱花镜》佚曲一支

【正宫过曲·尚轻圆煞】姻缘万事皆前定,愿得才人早称心,美满同谐百岁亲。(见郑藏本第5册)

钱南扬《宋元戏文辑佚》、《宋元戏文本事考》及陆侃如、冯沅君《南戏拾遗》均未收此曲。本事见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二:

《南词叙录·宋元旧篇》著录。《永乐大典·戏文九》简作《刘文龙》,《九宫正始》题《刘文龙》,注云:“元传奇。”……又《国色天香·龙会兰池录》云:“萧氏之夫本汉娄敬,诈曰文龙。”按娄敬,《史记》有传,曾赐姓刘,又曾两使匈奴,可能即演变为戏剧中之刘文龙。元史敬德、马致远合撰有《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》戏文,一名《刘文龙传》,则指出萧氏名淑贞,详见前文。^①

《寒山堂曲谱》直接题作《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》,云:“一名《刘文龙传》。史敬德、马致远合著。”《南戏拾遗》又云:“《情史》有‘勤自励’条,情节与此相近。”今据刘念兹《南戏新证》,梨园戏有《刘文良》一剧。又,新发现的《刘希必金钗记》即《刘文龙》同一体裁的剧本。

二、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佚曲一支

【黄钟过曲·耍鲍老】(换头):【鲍老儿】深感这恩德,君子成人美。

^①庄一拂: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78页。

他和你,你共他,都欢喜。前言旧语休提起,何须问我非和是,且乐得如鱼水。(见郑藏本第7册)

《宋元戏文辑佚》仅收《黄钟过曲·鲍老儿》,“换头”部分则未收。《宋元戏文辑佚》共辑得佚曲三十八支,题作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。《曲谱大成》收《齐天乐》、《望远行》、《惜奴娇》、《贺新郎衮》、《浪淘沙》、《双赤子》、《画眉儿》、《应时明近》、《拗芝麻》,皆题作“《宫谱·江流》”;《丹凤吟》(《宋元戏文辑佚》作《仙吕引子·金鸡叫》),题作《宫谱·陈光蕊》;《柳梢青》,题作“明传奇《陈光蕊》”;《泣秦娥》、《耍鲍老》及“换头”,作“元传奇《陈光蕊》”。

三、《三生传》佚曲一支

【小石调引子·少年游】(又一体)笑脸开花,颦眉锁柳,颦笑岂无由。且学倚门,休教刺绣,又上晚妆楼。(见郑藏本第13册)

《曲谱大成》题“元传奇”,未见著录。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十“明代作品(下)”著录明马守真传奇《三生传玉簪记》云:

《曲录》著录。《曲录》据《传奇汇考标目》著录之。《群音类选》内残存此剧佚曲。题作《三生传玉簪记》,《月露音》内亦存有佚曲,题为《三生记》。按吕天成《曲品》中《焚香》条云:“别有《三生记》,则合《双卿》而成者。”疑即此本。^①

按《群音类选》卷十八收《三生传玉簪记》,注云:“此系马湘兰编王魁故事,与潘必正玉簪不同。”《群音类选》收《玉簪赠别》、《学习歌舞》佚曲,《月露音》收《三生记》“【北新水令】·歌舞”,与《群音类选·学习歌舞》佚曲同。然此曲与两书佚曲不同,今仍依《曲谱大成》郑藏本,作“元传奇”(南戏)佚文。

四、《高文举珍珠记》佚曲一支

【双调过曲·桃花红】双亲听启,那书生是薄幸的。相看半载,语话没一句。几次陪言,全然不理。他说自有真真王氏妻,因此上把奴抛弃。(见郑藏本第14册)

《曲谱大成》除此曲外,另收《疏影》及换头,已见于《九宫正始》;《倒上桥》及换头,见于王秋桂主编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之《风月锦囊》;皆题作“明传奇”。一般认为是明传奇。但本曲情节与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本有异。比如高文举妻子名王真真,以及高文举休后妻情节,且词句粗糙,应是古本。此曲《桃花红》题作“元传奇”,未见于他书。

《明清传奇综录》云:“《风月锦囊》收录散出,题《高文举登科记》。现存

^①庄一拂: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,第1094页。

传抄本,名《水云亭》,未题撰者。安徽省京剧团藏。凡2卷27出。”^①钱南扬《戏文概论》云:

《明曲品》“杂调”《珍珠》下云:“此即《高文举还魂记》也。《还魂》原本(见同书‘具品’著录)固不佳,此犹不得与之并列。”案:《高文举》并无还魂事,《明曲品》盖误。《曲海总目提要》卷三十六,谓又名《珍珠米糲记》,“乃弋阳曲之最下者”。有文林阁刻《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》。看它的格调,当是余姚腔,《提要》盖误。^②

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云:

《南词叙录》著录。明万历间金陵文林阁刊本。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本据文林阁刊本影印。《叙录》著录作《高文举》。《寒山堂曲谱》引作《高文举还魂记》,但情节似与《珍珠记》异,或另有一种故事。远山堂《曲品》并有《还魂》一本,亦著录《珍珠》一本,入杂调,云:“此即《高文举还魂记》也。”则《珍珠》即《还魂》。按此记事无所据,大略本于《龙图公案》者。^③

五、《荆钗记》异文一支、佚曲一支

【歇指角过曲·哭相思】人死家空情黯黯,奈气力、都消减。自间别、心中常凄惨。今见了、越伤感,今见了、越伤感。(见郑藏本第7册)

《曲谱大成》题下注云:

旧谱载南吕宫。按此引即词《酷相思》体,各传奇中俱作曲文过接收尾之用,亦如《鹧鸪天》然。《鹧鸪天》今考定入仙吕调,此引应入高平调。又察各传奇,刊作《哭相思》者,多不合律,惟旧谱所选此曲为正体。依词格调,末句应叠。

《曲谱大成》题作“《荆钗》逸曲”,赵景深《元明南戏考略》有《王十朋〈荆钗记〉》一文,谓此曲见于《南九宫谱》卷十二,查《南词新谱》卷十二【南吕引子·哭相思】,作:“人死家空情黯黯,奈气力都消减。自间别心中尝凄惨,今见了越伤感。”^④蒋孝《旧编南九宫谱》【南吕引子·哭相思】作:“人死家空情黯黯,奈气色都消减。自间别心中常凄惨,今见了越伤感。”^⑤两谱曲文与《曲谱大成》所收皆不同。

【中吕过曲·迎仙客】(又一体)论婚姻,笑呵呵,男有室,女有家。

①郭英德:《明清传奇综录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7年,第93页。

②《钱南扬文集》之《戏文概论·谜史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103页。

③庄一拂: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第125页。

④沈璟原辑,沈自晋重订:《南词新谱》,王秋桂编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三辑,台湾学生书局,1984年,第396页。

⑤蒋孝:《旧编南九宫谱》,王秋桂编:《善本戏曲丛刊》第三辑,台湾学生书局,1984年,第126页。

(看)明年生下小娃娃,便请姑婆吃碗秃秃茶。(见郑藏本第7册)
《曲谱大成》题作“《荆钗》逸曲”,今传《荆钗记》无此曲。

六、《琵琶记》异文一支

【玉井莲】忍冷担饥,未知何日是了?(见郑藏本第11册)

此曲曲文见陆貽典钞本《校钞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》第十九出,曲牌作【玉井莲后】^①,《南词新谱》卷二十二“双调”亦载,作“【玉井莲】后”,曲后注云:“旧谱注一‘后’字,而古本《琵琶》亦刻作‘【玉井莲】后’,但不知全调几句耳。旧谱‘忍’字上有‘终朝’二字,今依古本不用。”^②旧谱指蒋孝《旧编南九宫谱》,其“双调引子”有“【玉井莲】后”,作:“终朝忍冷担饥,未知何日是了?”^③《曲谱大成》在《玉井莲》题下注云:

旧谱载“忍冷担饥,未知何日是了”二句,为《琵琶》引,名曰《玉井莲》。按此二句既非《琵琶》本文,又非全引,各传奇虽多效之,终难以为式。察得《钗钏·求亲》引二句,俱系六字;《义侠·旌勇》引二句,亦系六字;又《节侠·直谏》引二句,系一七一六。俱刊作“《玉井莲》后”。由是观之,则旧谱之二句,难定其为“《玉井莲》后”矣。偶阅明梁灏《折桂记·谐亲》引,有“泛胡麻”八句,系前后二阙。其前半阙起二句,与旧谱合。后半阙前二句,与《钗钏》、《义侠》合;后二句与《节侠》合。是知确系《玉井莲》全调无疑。命名之义,亦有关涉。今以此引冠首,各传奇引序于后,是非一见即了然矣。

《曲谱大成》所引《折桂记》曲,为四句;所引《四喜记》、《钗钏记》、《义侠记》、《节孝记》皆为两句。按《曲谱大成》的说法,【玉井莲】的这两句曲词不应该是后段曲词,而是起始两句,且是第一句四字、第二句六字。因此,不应作“【玉井莲】后”或“【玉井莲后】”,各传奇仿效《旧编南九宫谱》中两六字句为不合律之作。

作者单位:河北大学文学院

①参见《钱南扬文集》之《元本琵琶记校注·南柯梦记校注》,第117页。

②沈璟原辑,沈自晋重订:《南词新谱》,第735页。

③蒋孝:《旧编南九宫谱》,第206页。